

風雪夜歸以後

● 童元方

四月中，柏克萊加州大學藝術史系的高居翰教授(James Cahill)到哈佛來作了三場講演，總的講題是：「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畫」。第二次是講晚明，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世代。高教授從十七世紀初的蘇州畫家說起，幻燈映出張宏描繪王羲之《蘭亭雅集》的圖片——賓客流觴賦詩的歡欣浮於眼前；繼之是摹寫王維〈夜登華子岡〉——思念裴迪的惆悵躍然幕上。接着是盛茂燁的《唐人詩意冊》中的兩頁：一為賈島的「鳥宿池邊樹，僧敲月下門」；一為溫庭筠的「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」。畫家似乎要從視覺意象中擠出聲音來：用昏黃的人影、朦朧的月光與模糊的霜華，引出深夜裏的敲門與黎明前的雞叫。斯聲斯響，彷彿從畫面上傳來。正在心怡神往之際，幻燈忽然跳出一張李士達的扇面，我好像面對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似的，驟然心驚，轉而心喜：使我立時想起往事來：那是十年前我寫〈十七世紀的蘇州畫家李士達〉那篇論文時，曾經摩挲舊卷，反覆賞鑒李士達的畫照，其中就有這幅「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」。這一幅畫幾乎全是用水墨暈染而成的，與元以來畫家着重以書法線條來表現的很不一樣。

恍惚中聽到高居翰教授在讚嘆這幅畫的秀美以後，忽然又加上一句：「可惜我還沒有找出來畫上詩句的作者是誰。」

當時我的感覺：如同一位外國的新朋友為我介紹我原來熟悉的一位中國的老朋友，而在介紹時，卻又不太清楚他所介紹的是誰。我迫不及待地就想告訴高教授，這畫上的詩句是劉長卿的。但不好打斷他侃侃而談的興致，一直等到第三次講演時，我才向高教授提出詩句的作者，而他很驚喜地記下來。我回來不免又找出劉長卿的詩集查對一下，也預備把全詩影印一份給高教授作參考。我一打開《劉隨州集》，不用特別找，第一首正是我要找的：

〈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〉

日暮蒼山遠，天寒白屋貧。
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。

五言絕句這麼短，極容易看，下面兩首自然映入眼簾：

〈送張起、崔載華之閩中〉

朝無寒士達，家在舊山貧。
相送天涯裏，憐君更遠人。

〈贈秦系徵君〉

群公誰讓位，五柳獨知貧。
惆悵青山路，煙霞老此人。

唉呀！一連三首都有一個貧字在詩裏。

我本來並沒有特別喜歡或是特別不喜歡劉長卿的詩，但是沒有想到他的集子一開卷即重複言貧，讀來，心中不怎麼是滋味。中國詩人之中固然很少不貧的，然而像劉長卿如此首首不離貧字的，倒也並不多見。於是想起了東坡所評「郊寒島瘦」的孟郊與賈島來。

劉長卿口口聲聲所言的是概括的一個貧字，他沒有多述貧的內容。孟郊的〈秋夕貧居述懷〉則對貧有具體細膩的刻畫：

臥冷無遠夢，聽秋酸別情。
高枝低枝風，千葉萬葉聲。
淺井不供飲，瘦田長廢耕。
今交非古文，貧語聞皆輕。

孟東野寫貧，是在「寒」上表現出來。他長年受凍所發出的歌聲，一如破壁殘垣邊秋蟲的唧唧，哀吟縱一再上揚，音力卻越來越弱，終將沒入高枝低枝、千葉萬葉的秋聲裏，不復可聞。聲音悽楚到無可奈何時，如〈秋懷〉裏的哀號，則已近乎悽厲了：

秋至老更貧，破屋無門扉。
一片月落牀，四壁風入衣。

冷得使人聽來顫慄，而不忍卒聽了。

一般人多以賈島和孟郊並稱，好像他們是同輩分的人。其實賈島比孟郊晚生了大約三十年，潦倒的情狀雖不一，苦吟的工夫卻相似：所以才有韓愈之「天憐孟郊而生賈島」那樣的感慨。

賈島的詩，「瘦」是他的風格。但他不是冷得使人發抖，卻是餓得令人發慌。比如〈朝飢〉：

市中有樵山，此舍朝無煙。
井底有甘泉，釜中乃空然。
我要見白日，雪來塞青天。
坐聞西牀琴，凍折兩三弦。
飢莫詣他門，古人有拙言。

無柴可炊，無米可煮，賈島從清晨起來，早餐就沒有着落。而天陰大雪，更好像故意與他為難。他對人生的看法，因而可總括在這樣的兩句詩裏：

出門即有礙，
誰云天地寬。

賈島就是足不出戶，他自己呆坐在牀上一籌莫展的孤獨樣子，就讓人不忍再多想下去了。

賈島一生官運不通，只愛作詩，是以把飢寒當作常態，鍛字煉句當作唯一的慰藉，古人的拙言當作砥礪，來達到安貧的心境。於是漢朝袁安所說「大雪人皆餓，不宜干人」的話，成了賈島的座右銘。他寧可挨餓，也不在人人皆餓的雪天出門討飯。可是，他既以求乞入詩，縱未見諸行動，也足見他餓極時曾經動過討飯的念頭。我以前總覺得賈島拿古人的話來裝飾自己，即使不去行乞，詩中依然漾出了乞兒的神氣。我現在仍舊不怎麼喜歡他的詩，覺得他多少有一點矯情，有一些忸怩。然而，年紀長些以後，顛沛之餘，逐漸領略到賈浪仙詩心之可憫，與詩情之可哀。

由於賈島寧願忍飢而不肯討飯，自然使人想起那位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來：而陶卻真的討過飯。

陶潛晚年曾遇荒年，新穀不登，舊米無存，只有出門討飯。一般人多愛談他的〈飲酒〉詩，很少提及這首〈乞食〉的：

飢來驅我去，不知竟何之？
行行至斯里，叩門拙言辭。
主人解余意，遺贈豈虛來？
談諧終日夕，觴至輒傾杯，
情欣新知歡，言咏遂賦詩。
感子漂母惠，愧我非韓才。
銜戢知何謝，冥報以相貽。

開頭四句，陶淵明就把自己的木訥與笨拙呈現在讀者面前。究竟該往何處去求乞，自己又何嘗知道，只是任憑雙腳帶着他往前走去。走啊！走啊！走到一個村子裏，敲了人家的門，又不知道說些甚麼話才好，因為乞食的話也實在說不出口。

這家的主人也許看見他那樣靦腆，而立刻知道了他的來意。未等他開口，即有所饋贈，不僅為他解圍，且待如上賓。陶潛自己絕沒有想到，因為乞食反而交上一個朋友，所以特別高興。飲酒高論，言長而未盡，故賦之以詩。所作的可能就是這一首。

少年時讀這首詩，以為結尾說得無乃太沉重，是否有些過火？一飯之恩，何至於冥報？現在看來，才覺得當時一飯之得，並不那麼容易，也許根本不是今人所能想像的。韓信以千金報漂母，而陶潛自知己非韓信，此生必無以為報。他心裏明白，嘴上說不出來，所以才有此冥報的激情。

有人根本不相信陶淵明曾討過飯，而最愛淵明的東坡倒是相信的。但他也因為捨不得淵明，而有「飢寒常在身前，功名常在身後，二者不相待，此士之所以窮也」之嘆。其實豈

只淵明，連杜甫也討過飯。杜甫在成都的時候，曾由崔五侍御處，轉寄過一首五言絕句給在彭州任刺史的高適：

百年已過半，
秋至轉飢寒。
為問彭州牧，
何時救急難？

這是杜甫青黃不接的時候，以詩代信，向高適發出的求救書。要錢本是令常人氣結、英雄氣短的事情，而這首詩卻反映出兩個大詩人的月魄霜魂。高適對杜甫的友情要到甚麼程度，使杜甫開口要生活費，而不覺犧牲自己的尊嚴？

《舊唐書》說高適年輕時流落梁宋之際，也曾乞食。這位也是大詩人的高適，既然乞食過，也許是他那一段徬徨無助的經歷，使他更加憐惜小他幾歲的杜甫，而以自己的祿米相贈，使杜甫的生活不致陷於淒涼無告之境。至於杜甫這首小詩，口氣親熱，真像是向一位溫厚的兄長求接濟。短短二十個字，寫來竟如此從容而又自然。可謂「粗服亂頭，不掩國色」；李後主有其詞，杜甫有其詩。

孟郊的號寒，賈島的啼飢，陶潛的乞食以及杜甫的求助，正如片片烏雲，烘托出一個蒼白的月亮：「詩窮而後工」乎！

我的思想轉了一個大彎：由高居翰的幻燈片所映出的詩意畫，激出了這一圈一圈詩的漣漪；而「柴門聞犬吠、風雪夜歸人」的畫面，也深深映在心湖：迴環盪漾的水波，久久不能平靜下來。我忍不住要往下想：風雪而後，詩人歸來，而四壁皆風，灶中無米，如何熬過今夜？又如何渡過明天？天地淒窄，今古茫然。